

丹东文史资料

第四辑

(内部发行)

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丹东市委员会
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• 1988 •

目 录

梨园沧桑

- 从凤鸣茶园到大众戏院……………秦玉武 (1)
- 长城平剧队掠影……………赵英群 罗葆成 (46)
- 解放前的安东报纸……………王云峰 (54)
-
- 招牌·匾额·幌子……………谷希仁 (60)
- 解放前安东的废品收购业……………王云峰 (66)
- 我国第一台轮式拖拉机诞生的前前后后……………吴艺巴 (73)
- 日寇劫夺安东海关经过……………马光波 (83)
- 昔日海关的“苦力帮”……………贾石林 (87)
- 日寇在岫岩的暴行之一……………岫岩政协文史办 (95)
- 贩毒起家的平井药房……………秦玉武 (106)
- 接骨医师孙华山……………孙修吾 田孝昌 (122)
- 抗日女杰关世英……………汪世和 (126)
- 邓铁梅的如夫人张玉姝……………岫岩政协文史办 (135)

梨 园 桑 沧

——从凤鸣茶园到大众戏院

秦玉武

凤城的剧院行业，由来已久。说起来也是一言难尽。因为谈起剧院，就自然离不开演员，就牵涉到了新旧两个社会的对比，反映到演员的政治地位和日常生活。谁都知道，旧社会的艺人，政治上没有地位，被人踩在了脚底下，生活上毫无保障，经常地饥寒交迫，比乞丐好不了多少。当然也有少数的高级演员养尊处优，但那毕竟是极少数。即使这些人好一些，也仅限于生活上的一时，而不是永远；至于政治上，也是毫无地位可言，仍然被人称为“下九流”、“戏子”，这和绝大多数的中下级演员，并没有多大的区别。解放以后，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之下，才彻底地得到翻身。不仅提高了政治地位，而且生活也有了保障。凤城的情况，就能说明不少问题。

说起凤城的剧院行业，也有它的三部曲。这就是：解放之前和解放以后，以及现时期三个阶段。本文只谈解放前和解放后的这两个阶段，至于现时期的剧院，因尚未构成历史，本文就不涉及了。

下面，就把解放前后的剧院情况写出来。由于自己思想

水平不高，对观察社会的能力不强，在对一些人的接触的面上，又有一定的局限性，特别是自己的表达能力和写作水平有限，辞不达意之处，恐怕绝不会少，这就很难把这段历史，写得那么贴切。不过，有一点尚敢自信，这就是：尽自己所知，力求把原来历史的真面貌，重新地搬演出来。既不虚构，也不夸张。

一、解放前情况：

说到解放前，这不仅要算到伪满或民国时期，而一直要追溯到清朝末年。那是清光绪年间的事。在那以前，凤城还没有过什么剧院或戏园子。那时，凤城的最高文官是县知事朱莲溪，安徽寿县人，系清朝末科进士；最高武官则是东边镇守使马龙潭。这位马龙潭原是直隶省即现在河北省的清云县人。此人虽属武官，但是爱好戏剧。觉得自己这个镇守使的所在地，连个娱乐场所都没有，真是太过遗憾。因此，就向县知事朱莲溪提出建议，希望在凤城能够建立一座戏园子，便于老百姓能有一个地方消遣，这对振兴地面也有好处。朱莲溪当即接受了这项建议。就责成凤城商会去兴办这件事。（全称叫商务会）凤城商会会长叫白宝山，副会长叫赵成萱。两人接受任务后，就着手去进行筹建。那时，没什么政府拨款，更没什么银行贷款。用多少钱都是由商会往外拿。商会还是有钱的，钱的来源，就是凤城的各家商号，不管花多少钱，都是由各家商号共同负担。可以说，需要多少款，就由商号取多少款，这是没有什么定期定额的。那时凤城的各家商号，都比较殷实，花几个钱盖个戏园子，算不了

什么大问题。因此，说干就干，很快就由当时的安东县，买进了很多木材，立即着手兴建起来。

（一）凤鸣茶园的出现：

园子的地址，选在了凤城的大王胡同。所以选在这里，也有它的原因：第一、商会会长白宝山的家，住在这个胡同里，园子如建在这里离他家近，看戏或到园子办事，都非常方便；第二、这个胡同一向偏僻，除了一些住户外，连一家买卖也没有，园子建在这里，可起到繁荣市面的作用。因此，最后决定把戏园子建在这条胡同里。

这个戏园子是个木质结构的两层小楼。楼下是池座，而楼上的四框则是包厢。每个包厢有四五平方米的面积。包厢面对着戏台，前面有栏杆挡着，后面有通道，便于观众进出。由于是官家提倡，商会经办，钱又冲手，所以小楼很快建成，就在光绪三十一年的一年，锣鼓一响，就开了戏。

经理人叫刘凤鸣，天津人。当时人们的习惯叫法，是把戏园子的经理人，叫“财主”的。因此，这位刘凤鸣，自然也就成了刘财主。其实，“财主”二字的含义，并不意味着有钱，主要意味着他对戏园，有着经营上的管理权；对财务的收支上，有着处理和支配权。这位刘凤鸣，就是这个戏园子第一任财主。因为他的名字叫“凤鸣”，所以就把这个戏园子冠上了他的名字，称作“凤鸣茶园”。以后茶园的财主，虽也不断更迭，但凤鸣茶园的这块牌匾，始终没换。这个凤鸣茶园，主要是台上演戏，台下喝茶。当时茶园的楼下，摆了很多桌凳，后来观众越来越多，有限的茶桌就不敷应用了。在这种园子不能增加卖钱，而观众又因看不到戏而不能满意的情况下，园子里撤掉了茶桌，换上了木制的长条

靠椅。椅子前面可以坐人，椅子的后面支出一个宽有半尺的板沿儿，以便放茶壶茶碗。这样以来，观众的容纳量增加了，连楼上带楼下，挤满了可容七百人。不仅茶园增加了收入，而且观众也感到了满意。

（二）外出遛“角儿”：

演员都是由各地邀来的，这些人多半是主要演员，也就是所谓“角儿”。他们的报酬是拿“包银”，也就是唱一天多少钱，唱半月或一个月又多少钱，定出一个期限，然后由财主交付一部分款，作为预交金，最后唱到指定期限时，再结算付清应付款额。期满以后，如果双方都要继续演出的话，包银可以另议。演员可以要求增加包银，财主也可要求降低包银。这主要看演员前一阶段的“叫座率”如何。至于增加包银或降低包银，这都通过财主和演员双方的口头协商解决。这种协商，在戏班的术语上叫作“讲工事”。比较高级的演员，在“讲工事”时，并不亲自出面，他们多带有一名管事的，戏班的术语叫“挡手”，多由这名“挡手”出面和财主谈判。无论包银多少和期限长短，都由“挡手”通过和财主口头谈判解决。谈妥之后就一言为定，双方照办。即使吃了亏也并不翻悔。他们从不写什么合同书或签什么字。他们认为，都是闯江湖的，讲究信义，重然诺，说话算数，一言九鼎。如果要他们写什么合同，或签什么字，他们则认为，这似乎“信不过他们”，也好象“看不起他们”，他们会对此产生反感。事实证明，他们确实是说到哪里做到哪里。在这方面，从来还没听说发生过什么不执行口头协议而出现纠纷的事。

一般较高级的“角儿”，大部分都是自己带“行头”

（戏班的用语。指头上戴的、身上穿的，以及场面上摆的桌椅披等）。因自带行头，包银要的就要多些。有的虽然也是被邀请来的“角儿”，但自己没啥行头，这就需要穿剧院“官中”的（剧院公用的），这在“包银”上就要少些。至于一些“底包”（低级演员）们，根本没有行头，穿戴都是官中的，由戏班子供应。以上，这是凤鸣茶园的邀“角儿”的情况。邀来之后，稍事休息，就可以登台表演了。

（三）底包的生活：

关于底包，也就是专给各路“角儿”配戏的人。他们多属低级演员，这部分人也可以叫作“班底”。凤鸣茶园除邀了部分“角儿”而外，还由各地邀了一些底包，这部分人都是一些穷汉，来自四面八方，多半是些光棍汉，没有家眷，配合“角儿”唱戏，主要依靠他们。有了这些人，这才形成了一个戏班。这些人在凤鸣茶园里的地位低下，他们不挣什么工资，更谈不到“包银”。他们的收入，主要依靠劈帐。每天的卖票钱，除了要付出唱“角儿”的包银和一些煤火、水电、房租，以及底包的伙食（这由财主免费供应）等正常开支外，下余的钱就由商会、财主和底包们按股劈帐。商会、财主把应得的份额拿走之后，剩下的才归底包去分。有时园子里去掉开支没有盈余时，底包就一文钱也拿不成了，形成了“白吃饭，白干活”。但是不管怎样开不出支，财主的应得份额，是丝毫不能少的。所以名义上叫劈帐，实际上在一年之中，也见不了几个钱。有时即使多见几个钱，也只能算是财主的恩赐。因而苦只苦了这些底包们。他们的生活极苦，冬天很多人是穿不上棉衣的。当时这个戏班子里，共有底包三十多人，他们集体住在园子后边几间简陋的棚厦

里。这些棚厦既矮且小，光线不足，夏天热得要命，冬天冻得要死。茶园里有位七十多岁姓颜的帐房先生，是山东人，此人很有文化，写得一手好水笔字，为了谋求生计，到这个戏班为他们记帐，附带写一些戏报。因为冬季挨不了冻，所以托人说情，晚间在散戏以后，到山东街庆源长澡堂住宿（该澡堂有火炕）。次早天不亮，就得赶紧为洗澡人腾地方离开澡堂。帐房先生尚且如此，其它多数下级演员，挨冷受冻就更不在话下。

他们的饭食，虽然由财主免费供应，但是饭菜质量极为低劣，每天都是面子粥、糙子粥糊口，除了年节之外，很少吃到细粮。至于蔬菜，除了咸芥菜头和咸萝卜头而外，如果能吃上一顿咸芥菜缨炒豆付，那就是最好的菜了。这些下级演员，尽管生活如此恶劣，但为了能获得一日三餐，硬着头皮也得干下去。因为当时就是那样一种社会，“大鱼吃小鱼”是家常便饭，是天经地义的事。谁不想吃谁就走。可是又能往哪儿走呢？到别的戏班也和这里全一样，“天下老鸹一般黑”。想改行做个小本经营，既无资本，也不会做；想当个工人，又没半点手艺，现学又来不及。想来想去，先以改行而开始，后以泄气而告终。只好顺着这条半死不活的路，一直走下去。至于将来怎样，谁管它，只好听天由命而已。有的人还抱着靠天侥幸的幻想说：“混吧，反正老天爷饿不死没眼睛的家雀。”至于老天爷到底在什么地方，谁也没有看见过。

（四）舞台情况：

“角儿”接齐了，底包也凑够了数，凤鸣茶园在锣鼓鞭炮声中开戏了。由于当时的官面支持，又有着商会的财力作

后盾，茶园的财主精神头很足，干的很气势。凤城的人从来没见过戏，这回都要开开眼界，所以看戏的人非常多。特别是商会为了开门红，期前向各商号又送了很多“红票”（这种票带有半捧场半摊派性质，事后收款），各大商号的经理以及掌柜们，为了对商会表示捧场，带头买了很多红票，并带着自己太太和小姐去看戏，以表示自己对戏剧的欣赏和对商会的支持。因此，整个凤城街轰动了起来。因为这是自古以来也没有过的事，谁不想去听听看看呢！为保持茶园里的秩序安定，防止一些杂七杂八的人打架斗殴或借机捣乱，镇守使马龙潭，每天由统领衙门，轮番派去一班带有全副武装的军人，由班长率领着，坐在戏台对面的后楼包厢里，名曰帮助维持秩序，实则以备在发生捣乱事故时，好进行弹压。茶园方面则给以茶水供应，散戏以前的几分钟，方退场离去。马龙潭也经常带着家眷到包厢里看戏，表示对戏剧的欣赏和对凤鸣茶园的支持。因此，茶园内的秩序始终良好，很少发生什么事故。由于当时商会的财力充沛，想接什么“角儿”，基本都可以接来。角色的来源，主要依靠烟台、天津、营口三处；有时也由安东进“角儿”。接来的“角儿”，一般是挂二、三牌的较多，再高一级的演员，也不那么容易接到。如有次曾到安东永乐舞台接过麒麟童就没有接来。因当时麒麟童名气很大，觉得到凤城这个小小县城唱戏，有些太以“掉架儿”，失掉身份，所以一接再接，终以借口包银低而没有接来。至于其它演员，可以说，如想接谁，基本都可以接到。当时前后来过凤城的有老生王永清、张韵臣等人，这都是当时比较有名气的“角儿”，他们的戏目，都是比较象样的一些戏，如《上天台》、《逍遥津》和《李陵碑》、

《四进士》等。

当时演出的剧种，主要是京剧，因为角色齐全，几乎什么戏都能唱，文戏则有《二进宫》、《法门寺》、《打鱼杀家》、《搜孤救孤》等；武戏则有《挑滑车》、《连环套》、《三岔口》、《盗御马》等。进入民国年间，武戏又增加了一出过去不准唱的《铁公鸡》（这出戏因有太平军反清的内容，所以清朝政府一直禁演）。当时的戏目，可说是文武不挡。观众的口味，也和吃饭一样，天天吃饺子，吃过三天也不香。看戏也一样，就那么几十出戏，反来复去总是那么“翻头”（戏班术语：重复唱的意思），也是不行的，上座率也是要下降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们采取了“换口味”的办法，邀请了一班唱梆子的“角儿”，改唱梆子起来。什么山西梆子、河北梆子全唱。当时的梆子老生一位叫哈尔红的最为有名；其它有坤角唱黑头的小玉奎、青衣花旦王凤仙、小宝芬；以及武生小宝宝、李宝海、刀马花旦金灵芝等，都先后多次来凤城唱梆子。他们的剧目，主要有《大登殿》、《三娘教子》、《万花船》、《蝴蝶杯》以及《桑园会》、《劈山救母》等。

及至梆子乏了口味时，又回过头来去唱京剧（凤鸣茶园时期，很少唱评剧，那时管评剧叫“落子”）。所以对观众来说，在视觉和听觉上，总不时产生一种新鲜感。但这给底包们带来了负担。因为唱京剧的底包，本不会唱梆子，这就必须请唱梆子的“角儿”来给说戏。也就是现教现学，学会了晚间再唱。也有时唱着唱着忘了词儿，这就得随着弦儿跟着哼哼。戏班的术语，管这叫“骂街”。后台经常听到有人念叨：“听听，又‘骂街’了”。这是常有的事，并不算稀

奇。总之，长此以往，这些底包们，都练会了两套功夫，京剧和梆子都会唱。其实，底包属于配角，在戏的角色上，他只起配合作用，根本没有很多唱。唱功和作功，都在主要演员身上，观众也不去注意底包，即使唱错几句，也不易被人发觉；即使发觉了，也会谅解，不会对底包吹毛求疵，谁能和一个底包过不去呢？

当时茶园里，京戏和梆子调换着唱，经常交换着口味，闹的还是很“火爆”。上座率始终不衰。只是有一点遗憾，这就是园子里的光线不足。茶园开始时，是以点着煤油的玻璃罩灯来进行照明。满园子里的台上台下，点了几十盏罩灯。但是尽管灯很多，也还是不亮。进入民国年间，换上了汽灯，这时光线就好了很多了。民国十三年，凤城的王景伯，成立了火力发电厂——电灯公司。茶园从这时起，安上了电灯，也从这时起，茶园里的台上和台下，变成了灯火辉煌，通明瓦亮。

（五）财主的经营方式：

凤鸣茶园的财主，对内部的艺人，特别是对一些底包残酷无情，采取了几乎毫无人性的压榨和剥削。但在对外，特别是对广大观众来说，他却处处为之提供方便，处处替观众设想。这从以下几个方面即可看出：

1、送票到桌，不卖门票。观众进门以后，既不买票，也不收票。观众自行入场，自找座位坐下。然后茶房（送水的）即时把开水送到座前。如自己带茶，茶房即时给予沏上；如未带茶，茶房即把随身携带的各种茶叶，展出任凭选用，付款后立即沏上。待演到大轴戏即将上场时，售票人始来卖票，这时也连收水费。售票一共三人：一人发票，

一人收款，一人记帐（主要有些老熟客，当时不买票，记上帐后，明天到商号取款，这些人多半是“商号”人员）。这样做，主要是为观众提供方便，把票送到观众面前，不使观众站队去等待买票。观众对此，很为满意。

2、代送果碟。茶园一入门的左侧，设有小卖店，专卖各种水果、瓜子、茶糖以及各种干果，以方便群众。另外备有果碟，论套卖钱。根据观众需要，付款后，可直接给送到池座和楼上包厢，供观众享用。散戏之前收回空碟。每套果碟，共有四个，内装糖占果、山楂糕、金枣、桔子、白梨、黑瓜子等。这对包厢里的观众，提供了很大方便，不出包厢，即可吃到要吃的东西。当时小卖店的负责人名叫郭永福（回族），人称“郭把”，专门经营这项小卖店生意。如此为广大观众的方便服务，不仅增加了营业收入，而且也使看戏的观众，增加了无穷的乐趣。

3、除开水送到座前，果碟送到池座或包厢外，还备有“热手巾把”为观众擦脸。楼下设有热水炉，经常备有热水，把经过洗涤的滚烫手巾，每十条作为一把，拧成劲儿，两个人一扔一接，在茶园内的上空和楼上楼下，飞来飞去，送到观众面前，请观众擦脸。这种“扔手巾把”，很带技巧，讲究扔的准，接的也要准，既不能碰着人，也不能扔掉地上。所以有时光看茶房扔手巾把，也颇觉好看。擦脸不收费，但大部分观众，都不愿白擦，擦完都给小费，给几分钱也就行了。不愿给也可不给，茶房也不硬要。总之，达到观众的舒服满意、心里高兴为止。

由于财主采取了一切为观众设想，使观众处处感到舒服满意的经营方式，凤鸣茶园被摆弄得极为红火，生意颇为兴

隆，表现得蒸蒸日上，显得很有生气。

（六）带来了市场繁荣：

凤鸣茶园所座落的大王胡同，整条胡同过去都是居民住户，没有一家商店。自有了凤鸣茶园之后，形势大变，来往行人逐渐地多了起来。做小买卖的也如雨后春笋般地不断出现。什么李家饭馆、冯家馅饼和肉火勺、李家烫面饺和油煎饺，都先后开了业，把整个凤鸣茶园的四周包围了起来。不仅卖小吃的增多了，而且这个商业网，也越来越向外扩张。这时，当铺也出现了，接着连子久的兴隆油坊、于海的酱园子、会文堂笔铺，以及德盛和华茂两家照做馆和一家孙镜子铺，都在这条胡同里先后出现了。

这时，商会会长白宝山，看到这条胡同越来越加繁荣，自己振兴市面的计划已经实现，而且茶园又赚了不少钱，所以就在茶园的西隔壁，临街五间大瓦房的后院，建立了两层的五间楼房。在前面原有的五间大瓦房里，开设了凤城第一家、包办酒席、外带小卖的庆云楼饭庄（后改称云楼）。后面的楼上则作为宴会大厅，楼下则设置为旅社。一些高人贵客到凤城来，大部分都到这里食宿。这家饭庄一开业，胡同里更是车水马龙，进一步地繁荣起来。这时，妓院行业也应运而生，在云楼的后大墙外，四五家妓院也先后开起业来。这是民国初年的事，也是凤鸣茶园最兴旺的时期。

这时，大王胡同里居民的住房，几乎全部都变成了商业用房。不仅大王胡同如此，而且靠近胡同外的南大街，也受波及，买卖越来越多，市面越来越趋向繁荣。毫无疑问，这种繁荣景象，都是凤鸣茶园给带来的。

（七）戏班里的封建迷信活动：

凤鸣茶园的戏班里，有着一套传统的封建迷信活动。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

1、“忌讳”。这种忌讳，主要反映在说话方面。他们的戏班里，有一些话是不准说和忌讳说的。他们不准说“梦”字；也不许可说“耗子”等等的话。如果他们有人不注意说了这样的话，听话的人就立即感觉不大舒服，连说：“格意、格意”（意即：别说了，忌讳的意思）！有人为此曾问过他们：“假如你昨晚作了一个梦，而且又梦见了一个大耗子，那么，这话应该怎么说呢？”这时他们就说：“那得把话改一改，改成为：‘昨晚上我观了一个‘景儿’，看见了一个‘大格意’。”他们把“梦”叫作“景儿”，把“耗子”叫作“格意”。当问到为什么不许说“耗子”和“梦”时，他们说“耗子”是戏班里供的神，而说“梦”字，那就犯了祖师爷的讳。所以这些字都是不准说的。当问到他们唱戏这行道的祖师爷是谁时，他们总是尽力回避不想说出。可是经过一问再问，他们不好意思不作回答时，才勉强地说出：“‘梦’字是和祖师爷的名讳有着关系”。当追根究底，到底祖师爷叫什么名字时，他们才不情愿地说出：“祖师爷的名讳是叫‘优孟’”。实际，这“梦”字和“孟”字，音虽同，而字和意均不相同。当再详细地问：“既然‘梦’和‘孟’字，不是一个字，为什么不许说作了一个‘梦’呢？”回答的却是：“这我也说不清楚。小时候学戏时，师父就是这么说的。到底‘优孟’是谁，师父也没详细说，我也不知道。反正师父一再告诫：不准说出这些字的字音来。”

据《东周列国志》记载：优孟是楚庄王所宠爱的一名优

人（艺人），平日以滑稽调笑，取欢于庄王左右。因看见楚国令尹（宰相）孙叔敖死后，家里毫无积蓄，儿子穷困得砍柴为生，大生怜悯之心，因而仿制孙叔敖生前衣冠剑履一具，并学他生前的音容笑貌，假扮成孙叔敖；并以另一名优人扮作楚王，借着楚庄王召集优人作戏之机，两人在楚庄王宫中的宴会前，通过两人的口头对答和歌唱方式，以含沙射影的手法，表明贤相孙叔敖死后子孙的穷困状态，以感动楚王。楚庄王果被感动，当即命优孟去召其子孙安前来就封。孙安就封后，贤相孙叔敖的后人，生活立即好转……。

这段说明楚庄王在贤相孙叔敖死后，忘了他的生前功绩，经过优孟的一番苦心，以假扮孙叔敖，并通过戏曲表演方式，才感动了楚庄王，使他醒悟到已忘掉贤臣功绩这样的一段故事。这可能就是“优孟”成为戏班祖师爷的来历。但是也有人说，戏班的祖师爷是唐明皇的。到底谁是谁非，言人人殊，说法不一。因我不是研究这个问题的人，这只能有待于专家去考证，不在本文的范围之内。

2、“敬神”。这个戏班子的后台，长年地供奉着一些所谓“神”。每天烧着长香，昼夜不停地香烟缭绕。这些戏班里的信徒们，在信神方面，不是一般的信，而且还信得非常虔诚。真正达到了“晨昏三叩首，早晚一炉香”的地步。戏班里派有专人，昼夜为这些尊神烧香。他们所供奉的这些神道，主要是“五圣”之神。这“五圣”据说是总的称呼。具体说来就是：狐、黄、白、柳、灰。据说，“狐”是狐狸；“黄”是黄鼠狼；“白”是蛇；“柳”是刺猬；“灰”是耗子（老鼠）。

他们供奉这五位神道，据说可以保佑这些演员们，能够四

季平安无事。特别是演一些剧烈的武打和真刀真枪的厮杀，以及舞台上演出带彩杀人等戏时，这些“尊神”可以起到保佑演员的身体康泰，不出差错，既不会摔断了胳膊腿，也不能碰坏皮肉，更不能把枪刀要掉台上的作用。有些戏在演出时，不仅要给五圣烧香叩头，而且在演出前，还要杀一只大公鸡，把鸡血滴在戏台和“五圣”的神位之前。然后再洗刷干净，把整个白条鸡供奉在供桌之上。这些戏大部分是一些所谓的“叫座戏”。戏报上差不多都写着这样一些字样：

《铁公鸡》真刀真枪；

《杀子报》当场带彩；

《天河配》真牛上台；

《大劈棺》活童男童女上台、外带骠功；

《泗州城》真刀真枪，带打出手。

如此等等。

3、“唱完封箱再过年”。每年的旧历腊月二十三日以后，凤鸣茶园就进行“封箱”了。“封箱”就是把各处贴上封条，特别是要贴在后台的大衣箱上。表示春节（当时叫作过年）前不再开戏了。这也需要烧香叩头，向神作出祷告。为了对封箱有所重视，还必须唱一台最后的“封箱戏”。据说唱这台戏是为了“酬神”。因为受了这些尊神一年的保佑，而在保佑这些演员一年平安无事方面，也“确是”很辛苦的，这就必须给以酬谢，让这些神道们也高兴高兴。这台戏据说还是非唱不可，如果不唱这台“封箱戏”那么，“年”是肯定过不好的。如果唱了之后，那就等于一切都有了保险。所以茶园里对这台“封箱戏”，是重视而又重视，丝毫不马虎。

封箱戏剧目不限，其特点，主要是唱一些带有“反串”的戏。比如，原唱青衣花旦的演员，这回可以扮演大花脸或老生上场；原唱大花脸的演员，可以扮演青衣花旦或丑角出台；唱老生的可以串演小丑或小旦；唱小丑的又可串演老生或小生等等。总之，从演员角度，“反串”好象演员“玩票”，也算演员的逢场作戏，达到欢快玩乐的目的；从观众角度，可以看个新鲜玩艺儿，瞧瞧这些演员们，怎样不伦不类地大出洋相，可以引起哄堂大笑，借以忘掉一天疲劳或愁烦，可以感到赏心悦目和愉快开心，能够全身舒畅地走出茶园，回家去准备过年。

每年的封箱戏，几乎都是座无虚席，全场人山人海，因而卖钱也是最多的。

唱过了封箱戏，演员也就进行了休息。带家眷的“角儿”，这时就买年货准备过年了。下级的底包演员，这些人全是单身汉，他们除由财主手里领一些“年份子”（开支）外，就只等着财主给准备的吃喝了。

财主虽然平日对这些低级演员进行剥削和压榨，但在过年时却一反常态，表现得很为慷慨大方。除为演员杀猪外，而且大米白面也准备得妥妥贴贴。要喝酒的有酒，要吃菜的备有各种蔬菜。尽量争取和保证演员们，在过年时能吃得好喝得足，吃得心情舒畅，喝得心里满意。因为财主心里十分明白：大年初一开始，每天是午前、午后、晚间三场戏，这活儿可够累，而且卖钱全在这个新正大月。如果演员没过好年，或者过得不痛快，心情不舒畅，有了龃龉劲儿，甚至要起熊来，借口有病不上场，泡起蘑菇，那岂不是天大的麻烦！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嘛！这可是个紧关至要的时刻，这